

與杜筑生大使談天

杜筑生、藍健民

您一生在外交部服務並出使多國，雖在去年退休，但仍在輔仁大學及師範大學任教，傳承寶貴經驗。可否簡單談談您教授科目的內容，此外，您早期曾在法國攻讀，並且獲得博士學位，請問您是如何對歐洲發生興趣的？

這些問題請容我從後頭答起。我是1963年從台大法律系畢業的，對國際公法很有興趣，所以畢業後既不想當法官，也不想作律師。巴黎大學國際公法頗具盛名，有許多大師級的教授，我在大學選修法語，因此嚮往到法國深造。在我讀大學的年代，年輕人都一窩蜂地湧到美國唸書。我雖對留美也有興趣，卻想另闢蹊徑，不過後來在外交部服務時，被外交部選派到美國哈佛大學進修，在哈佛國際事務中心作了一年研究員，倒彌補了當初未能到美國留學的缺憾。

我在這次重返校園前，擔任我國駐教廷大使，我不是屆齡退休，特任大使沒有退休年齡限制，我是向政府請辭到學校教書的。說到這裡您也許會問為什麼要提前離開公職呢，此話說來甚長。我留法回國前，曾為回國擔任公職還是教書，困惑甚久，後來得到論文指導教授的開示，找到一條兩全其美的路，就是一邊在外交部工作，一邊在大學兼課。現在我結束圓滿的外交生涯，回國專任教職，正好一償夙願，而且內子也



在大學任教，倆人可以一起享受寒暑假假期。其實決心離開梵蒂岡也是不容易作的決定。

我在天主教輔仁大學開了兩門課：一門是「教廷的國際地位」，開在全人教育通識課程。輔大是全世界五十所由教廷創辦大學中亞洲三所天主教大學之一，所以學校及學生對這門課的反應都還不錯。

我在輔大外語學院的外交學程，上學期開一門國際關係及外交實務，下學期開國際公法。另外還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事務及全球戰略研究所開了一門外交政策與國民外交。

教書是一件很愉快的工作，不過開頭準備功課倒是要花許多功夫，因為教書必須對教材融會

貫通，所以需要很多時間準備。此外，在書本之外與同學分享外交實務的經驗，也頗受學生歡迎。

嚴格說，我雖從公職退休，卻還是一位全職教授，不過不再受公務拘束，自由自在，讀讀自己喜歡的書，寒暑假還有時間雲遊四海。

可否請您談談梵蒂岡這個國家以及您在駐教廷大使任內值得一提的事。

梵蒂岡城國是一個性質非常特殊的國家。談梵蒂岡這個國家要從天主教會、教皇國及與教廷的關係談起。

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基督生前，把建立教會及傳播福音的工作，交付給他的大門徒伯多祿（彼得）。在教會史上，聖伯多祿就是第一位教宗，以後的歷代教宗都是聖伯多祿的繼承人。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是教廷第二百六十六位教宗。教廷就是在教宗領導下管理教會的機構，隨著福音傳播到世界各地，教廷就成為管理普世教會及與世界各國發展關係之組織。

教會成為一個國家－教皇國，是因為信奉天主教的卡洛林（Carolingi）王朝的開國國王矮子丕平（Pipino il Breve），在公元754年出兵北義大利，打敗倫巴迪人，把奪回的土地贈送給教宗德範三世（Pope Stephen III, 752-757）全權治理，就形成了歷史上的「教皇國」（Pontifical State）。教皇國持續到1870年義大利統一，並以羅馬為首都而告消滅。從此先後有五位教宗自視為「梵蒂岡之囚」，不踏入義大利國境一步。1929年義大利總理Benito Mussolini與教宗代表簽訂「拉特朗條約」（Lateran Treaty），建立梵蒂岡城國（Vatican City State）為一主權獨立及中立之國家，義大利並承認教廷對梵蒂岡城國之所有權及主權，所以教宗既是教廷之元首也是梵蒂岡

城國的元首。梵蒂岡城國之主要外交係由教廷代為行使。

教宗是以教廷元首身份接受各國大使所呈遞之國書，因此各國所派大使是駐節教廷而非駐節梵蒂岡城國。梵蒂岡城國雖然只有0.44公頃的領土，比輔仁大學校園略大，卻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教宗可以不受任何國家干涉，管理普世教會並與世界各國維持外交關係，充分參與國際事務，維護其利益並貫徹其特殊而與一般世俗國家不同之宗教、和平、正義及人道的使命。

教廷現與世界178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教廷還是許多政府間及區域性政府間國際組織之會員國或觀察員。尚未與教廷建交的國家有中國大陸、越南、緬甸、寮國、茅里塔尼亞及索馬尼亞等國。此一名單耐人尋味，其共同點為上述國家不僅沒有宗教自由，反而對宗教加以迫害。

教廷駐外大使的正式名稱是「Apostolic Nuncio」。教廷大使除了要履行一般國家大使的職務外，還代表教宗負責與駐在國的地方教會聯繫及合作。教廷大使是天主教國家外交團的當然團長，教廷大使還是歐洲聯盟及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外交團的法定團長，由此可見教廷在國際社會的特殊重要地位。

教宗是國際社會之精神、道德及天主教會之領袖。教友近十二億人，遍佈全球，歐洲、美洲都有深厚的天主教傳統。教廷沒有政治、軍事、經濟等世俗國家之利益，其利益及使命為：維護世界和平及安全、反對戰爭、贊成非核及裁軍、伸張國際正義、提倡民主、法治、良治、重視人權、宗教自由、保護環境、維護自然生態、關心貧苦大眾、關懷非洲及各國社會弱勢團體，主張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極受世界各國領袖的崇敬及尊重。此由二〇〇五年四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喪禮之空前盛大

隆重場面，可以窺見教廷及教宗之重要性及影響力。

我在教廷工作值得一提之事有四：第一件事，我在教廷工作前後四年八個月，竟見到兩位教宗，我是二〇〇四年元月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呈遞國書，二〇〇八年九月向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辭行，真是難得，因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擔任教宗有二十七年之久。第二件事，我把駐教廷大使館從座落在羅馬的住宅區，搬遷到羅馬的協和大道上，大使館位在聖天使堡及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間。任何人前往梵蒂岡，一走到協和大道，抬頭看到的第一面國旗，就是我們的國旗。許多到歐洲旅遊的國人、留學生及僑胞，看到這面歐洲戶外唯一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迎風飄揚，感動流淚。第三件事，我國與教廷在一九四二年建立外交關係，可是我國總統從來沒有機會到梵蒂岡訪問，二〇〇五年四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逝世，駐館克服萬難卒能讓陳前總統率團，與世界各國領袖一同出席喪禮。第四件事，純屬個人信仰，卻令我受益無窮，就是我在教廷大使任內，接受洗禮，成為天主教徒。

您也曾在希臘服務，希臘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近來有人說她是一個「錯過進化」的國度，是否真是如此？

我在希臘僅僅工作了一年半，記得才把駐希臘代表的官舍搬遷到外交使節的住宅區，坐在沙發上欣賞新居時，就接到台北外交部房金炎次長的電話，要派我到美國芝加哥辦事處工作，我向次長報告，我才搬好家，而且在希臘工作才一年多，工作正在展開……，次長回答說：部長都知道，還要請你勉為其難……。

我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奉派到希臘工作，抵達雅典國際機場時，發現機場設備簡陋，連空橋都沒有，取了行李也找不到推車。一九九〇年四月離開希臘時，全國只有從雅典北上的半條高速公路，但是離開郊外不到三十公里就消失了。不過希臘為籌辦二〇〇〇年奧運，興建不少公共工程，不過那是後來的事。

希臘盛產橄欖油，品質極佳，但希臘人不擅長行銷，被西班牙商人買去，貼上西國產地標籤，成為西班牙的產品。希臘也盛產精美的大理石，被義大利買去，成為義大利外銷的昂貴大理石。希臘還盛產葡萄美酒，可是在國外很難買到希臘葡萄美酒……，類似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希臘幾乎沒有重要的工業，希臘著名的商船隊，近年來也被亞洲國家取代。希臘似乎是靠老祖宗的遺產，吸引國際觀光客過日子。希臘得天獨厚，蔚藍的天空，清澈藍藍的海水，白色的沙灘，島上藍白的房舍，乳白的茴香開胃酒，黑色的橄欖、紅白的八爪魚，空中飄來炭烤羊排的香味……。希臘如此悠閒的地中海浪漫生活，希臘人早就忘了祖先馬其頓帝國的光輝燦爛了。

全球化已經影響到我們各方面的生活，國際化已是一個難以逃避的趨勢，所謂地球是平的，請問您我們應該如何加強國際化，培養國際觀？

要對「巴黎視野」的讀者群來談這個問題，似乎有點班門弄斧。不過這的確是一個大家所關心及困惑的問題。不妨表示一些淺見。

今天我們都處在一個知識及資訊爆炸的時代，讓我們應接不暇。翻開報紙、打開網站、收音機、電視、手機，我們立刻知道在世界各地發生的重大事件。生活上的食、衣、住、行、

育、樂，那一樣不與世界接軌？有什麼不與世界貿易有關？換句話說，那一個人、那一個團體、那一個社會、那一個國家能夠遺世而獨立？所謂「天涯若比鄰」我們這一代的人一定比古人感受更深更切。這讓我想起明朝一位大學者顧憲成（1550-1612）的話：「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只要聲聲入耳、事事關心就能擴大胸襟，培養國際

觀。我們要站在高處看問題，不鑽牛角尖，從憐憫、關懷及活出愛心作出發點，與人為善，貢獻一己之力，使我們所處的時空環境更美好，為後代子孫營造福地。

（本文受訪者曾任我國外交部次長、駐梵諦岡大使等；採訪者為本刊主編）

台北國際書展，濃濃法國風

以法國為主題國的第十八屆台北國際書展於1月27日登場！本屆書展邀請多國作家共襄盛舉，尤其法國館方面邀請了近50位知名作家來訪進行演講、交流，如【刺蝟的優雅】作者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創新前衛的分子料理】作者安娜·卡卓（Anne Cazor）、【波戴克報告】作者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童書作者馬克思·杜科（Max Ducos）、法蘭斯瓦·普拉斯（François Place），以及前法國在台協會主任潘柏甫夫人（Mariko Poimboeuf）…等，可謂盛況空前！

今年法國主題國書展也展現了出版大國的實力，除了展出有2500本涵蓋文學、藝術、歷史、哲學、建築、社會、科學、童書繪本與影像紀實等，更邀請46位橫跨出版人、作家、外交部與國家圖書館、文化機構代表出席。同時，法國國家館內也規劃了別有特色的展覽，使讀者可透過聽覺視覺、觸覺的參與而擴大了閱讀樂趣。

而此次最令人驚豔的，莫過於古蹟遺產出版社（Editions du patrimoine）展出了兩百本涵括攝影報導、藝術導覽和古蹟維護為主題的重點書，以及去年甫過百歲生日的伽里瑪出版公司（Gallimard）旗下的七星文庫（Galimard, Collection Pléiade）以特殊聖經紙印刷編纂的巴爾札克、卡謬、聖修伯里的經典合輯，皆在今年書展中完整呈現。這兩個系列之出版品製作嚴謹精細，可說是國內讀者一親芳澤的絕佳時機。

此次國際圖書展，法國館表現突出，算是今年的一大特色！